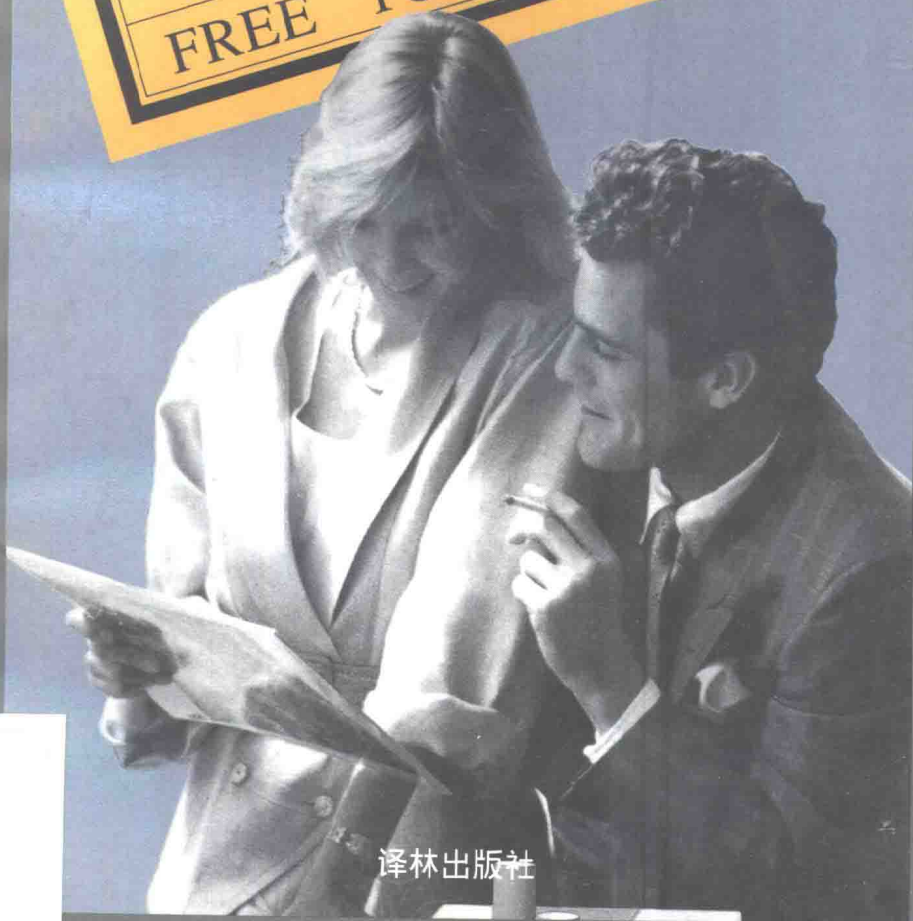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战 系 列
商 战

交易场

【英】迈克尔·里德帕思 著
侯 萍 闻 伟 李 平 译

FREE TO TRADE



译林出版社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交 易 场

【英】迈克尔·里德帕思 著

侯萍 闻炜 李平 译

Michael Ridpath
FREE TO TRADE

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95 年版译出
经作者和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授权, 本社享有
该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交 易 场

[英国]迈克尔·里德帕思著 侯萍 闻炜 李平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涟水印刷厂 (地址:涟水县中山路 78 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78 千

版次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560-0/I·299

定 价 12.7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林版当代外国流行 小说名篇丛书

教父〔美〕普佐

沉默的羔羊〔美〕哈里斯

杀戮时刻〔美〕格里森姆

鹈鹕案卷〔美〕格里森姆

终极证人〔美〕格里森姆

陷阱〔美〕格里森姆

毒气室〔美〕格里森姆

超级说客〔美〕格里森姆

天使的愤怒〔美〕谢尔顿

裸面〔美〕谢尔顿

世无定事〔美〕谢尔顿

祸起萧墙〔美〕谢尔顿

大曝光〔美〕克莱顿

神秘的球〔美〕克莱顿

终端人〔美〕克莱顿

失落的世界〔美〕克莱顿

宦海情仇〔美〕沃兹

绿色贝雷帽〔美〕威廉·肯尼迪

致命的治疗〔美〕罗宾·科克

交易场〔英〕里德帕思

欺骗之网〔美〕索勒

黑品官〔德〕孔萨利克

血浆黑手〔德〕孔萨利克

第一章

转眼之间，不出半小时的工夫，我就损失了 50 万美元。正在这当儿，咖啡机又坏了。今天看来情况不妙，要倒霉了。50 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而此刻我又非常需要来一杯咖啡。

这是 7 月里一个静谧的星期二，开始时一切正常。在德琼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里，我的老板汉密尔顿·麦肯齐外出不在。我一边重新阅读着刊登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乏味的报道，一边哈欠连天。那篇报道是有关昨天的一件虚张声势而无实际意义的事情。我周围的那些交易台半数以上都空着；有的人外出公干，有的人休假去了。电话机和证券票据七零八落地摊散在无人问津的台面上。其他地方也混乱无序，糟糕一团。办公室使人觉得像一个图书馆，而不是交易室。

我抬眼朝窗外望去。伦敦城那一幢幢灰不溜秋的高楼默默矗立，直指苍穹；下面街道上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暑气。我注意到，在西面一百码处，一只茶隼在绕着商谷保险大厦的楼顶翱翔空中。赫赫有名的金融中心陷入了休眠状态，很难使人相信那个沉睡的世界里在发生着什么事情。

我面前的电话板上，一盏孤灯闪烁起来。我拿起电话听筒。“喂？”

“保罗吗？我是卡什。它来了。我们正在做。”

从那浓重的纽约口音里，我听出来是卡什·卡拉汉。他是美国一家大投资银行——布龙菲尔德-韦斯银行——的“生产能手”。他声音里流露出的急促口气使我在椅子上有点儿坐不住了。

“什么来了？你在做什么？”

“我们在 10 分钟之内就要进新瑞典债券了。你想知道价格吗？”

“是的，请讲。”

“那好。债券金额为5亿美元，9.25%的息票。10年期。开盘价是99。收益率为9.41%。清楚了吗？”

“清楚了。”

瑞典人正在通过发行欧洲债券的办法借贷5亿美元。他们以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为包销商。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任务就是把债券卖给投资人；“欧洲”的意思是指该债券可以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人，而决定是否买下它正是我的工作。

“9.41%是个很不错的收益率，”卡什继续说道。“10年期的意大利债券收益率是9.38%，而且没有谁认为意大利债券能与瑞典债券媲美。加拿大债券更能说明问题，其收益率只有9.25%。这还用得着多想嘛。这债券定会看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要不要我给你买下1千万？”

即使是在市场行情最好的情况下，卡什的销售热情也是十分的高涨。现在手上有5亿美元要抛售，他更是兴奋得不知天南地北了。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我在计算器上撒了几个键。如果新债券的收益率真是跌到加拿大债券9.25%的话，那意味着售价将从99升到100。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说，迅速以原始发盘价买下债券都会获得可观的利润。当然，如果债券发行失利，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将不得不降低售价，一直降到该债券的收益率高到足以吸引买主为止。

“等一等。这笔交易我得考虑考虑。”

“行。但你要快点。你该知道我们已经给了东京3个亿。”电话挂断了，卡什又忙着去接下一个电话。

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收集信息再作出决定。我敲出了哈里森兄弟公司推销员戴维·巴勒特的电话号码。我把卡什的话对戴维重复了一遍，并征求他对这笔交易的意见。

“我不喜欢它。听起来是个好价，但你还记得两星期以前上市

的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有多么糟糕吗？眼下没有人购买欧洲债券。我想我在英国的客户谁也不会去买它的。”戴维那清清楚楚不紧不慢的语调透着颇有分量的经验之谈和分析洞澈的真知灼见。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判断都准确无误，因而他拥有一批忠实的客户。

“你的看法非常有帮助，谢谢。”说完，我挂上了电话。

又一盏灯闪烁起来。这回是克莱尔·杜哈梅尔来的电话。她是一个能言善辩，很有说服力的法国女人，为洛桑-日内瓦银行出售债券。

“保罗，你好，日子过得怎么样？你今天准备从我这儿买点债券吗？”她那低沉而沙哑的口音是经过精心斟酌的，甚至铁石心肠的客户听了也难免不为之动心。

那天上午，我无暇听克莱尔在电话上调情闲聊。尽管她竭力藏而不露，但她确实具有过人的判断力，我急需倾听她的意见。“你认为新瑞典债券怎么样？”

“简直可笑！那不过是个蹩脚货，十足的蹩脚货。我讨厌眼下的市场行情。我的客户以及我的交易员也有同感。实际上，要是你想购买债券的话，我敢保证他们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你。”

她的意思是她的交易员对新瑞典债券毫无好感，一旦该债券上市，他们将设法把债券抛出去，以期今后以更便宜的价格重新吃进。

“布龙菲尔德-韦斯银行说这笔交易的大部分已经投放到东京市场了。”

克莱尔略带愠怒地答道：“我得眼见为实。当心点，保罗。很多人由于听信卡什·卡拉汉的话赔了大钱。”

接下来几分钟里，我面前仪表板上的指示灯频频闪烁，推销员们纷纷来电话洽谈生意。他们中没有一人喜欢这种债券。

我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我叫我们的助手卡伦把所有打进来的电话都挡回去。我喜欢这笔交易。眼下市场非常疲软是事实，两星

期以前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进展不利也是事实。但是，打那以来不曾发行过新的债券，我感觉到投资者都手攥现金等待着购进合适的债券。这新瑞典债券很可能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其收益率显然颇具吸引力。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日本方面。如果卡什说的是实话，他们的5亿美元债券真的已经在日本售出3亿的话，那么，这笔交易会非常看好。但是，我该相信卡什吗？他该不是把我这个在证券市场仅仅滚打了6个月的28岁的新手当傻瓜吧？要是汉密尔顿在这儿，他会做出什么决定？

我环顾一下四周。我想应该与杰夫·理查兹讨论一下此事。杰夫是汉密尔顿的副手，负责本公司在货币和利率方面的战略目标。但此君凡事都喜欢以极其精确的经济分析为依据。他可不喜欢做新债券交易。我朝他的办公桌望过去，见他正在把一本统计帐簿上的数字输入计算机。最好还是别去惊动他。

除了卡伦之外，办公室里仅有的另一个人是戴比·蔡特。直到前不久，她一直在从事由本公司控制的资金的管理工作。两个月前她才上交易台，经验甚至比我还少。但是，她思维敏锐，我经常与她讨论一些看法。她的交易台就在我旁边，她坐在那儿，一直在饶有兴趣地关注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想从她脸上寻找决定。

“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问题，不过，还不至于要自杀吧。”她说道。“你看上去像是要跳窗似的。”她那宽宽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我向她回报以微笑。“只是在考虑，”我说。我向她简单地讲了讲卡什所说的新瑞典债券的情况，以及他的竞争者对这笔交易所缺乏的热情。

戴比仔细倾听着。她思索了片刻之后说道：“嗯，如果卡什喜欢这债券，我便压根儿碰都不去碰它。”她扔给我一份《每日邮报》。“你要是真想把我们的客户的钱赌光的话，为什么不在保险点的东西

上下赌呢，如坎普顿公园赛马场 4 点 30 分的那场赛马？”

我把报纸扔进了字纸篓。“说正经的，我认为这债券也许有利可图。”

“我也说正经的，如果卡什搅在里面，就别做。”她说道。

“要是汉密尔顿在这儿，我肯定他会介入的。”我说。

“那好，你去问问他。现在他该回到旅馆了。”

她说对了。那天，汉密尔顿在东京花了一天时间与那些资金由我行管理的机构进行洽谈。现在，会议应该结束了。

我转身对卡伦说：“给我接通汉密尔顿的电话。我想，他住在帝国大饭店。快一点。”

我还有两三分钟时间。卡伦只花了一分钟就在汉密尔顿下榻的旅馆里找到了他。

“你好，汉密尔顿。很抱歉晚上打搅你。”我说。

“没关系。我只不过是在补看一些材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此犯愁。这个所谓的‘研究’全是胡说八道。发生什么事啦？”

我概括地汇报了一下新瑞典债券那笔交易，并重复了戴维、克萊尔和其他人的否定意见。然后，我把卡什说的关于日本市场动态的话告诉了他。

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我听到了汉密尔顿那带着淡淡的苏格兰语调的温和而镇静的声音。这声音宛如一杯上好麦芽酿造的威士忌，顿时抚平了我的紧张情绪。“非常有趣。保罗，我们也许可以在这笔交易上做点文章，小伙子。今天上午，我和两家人寿保险公司谈过了。他们都说对美国的股票市场颇为担忧，并且一直在大量抛售股票。他们有几亿美元要投放债券市场，但一直在等待一种新发行的大宗债券，这样他们便可吃进他们想买数量。日本人你是了解的，如果他们两家都这样认为的话，那就可能还有 5、6 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这么说，卡什说的也许是实话？”

“这事虽然好像有些离奇，但情况也许正是如此。”

“那么，我买它 1 千万？”

“不。”

“不？”我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听汉密尔顿刚才的话音，这笔买卖好像有利可图。

“买 1 个亿。”

“1 亿美元？拿定主意了？在一笔人人不喜欢的交易上投这么多钱，好像太多了。实际上，不管是投在哪笔交易上，这钱好像都太多了。我肯定我们手头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现金。”

“那好，卖掉一些其他债券。听着，保罗。赚大钱的机会可是千载难逢的。现在机会来了。买 1 亿。”

“好。今天晚上你一直呆在旅馆里吗？”

“是的，不过，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所以，你不到万不得已，就别打扰我。”汉密尔顿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买 1 亿美元可是要冒大风险的。极大的风险。如果我们打错了算盘，我们的损失会把我们全年的功绩毁于一旦，而且很难对那些把钱委托于我行的机构或个人解释清楚。另一方面，如果日本真的买下了 3 亿美元的话，再加上我们买的 1 亿美元，那么只剩下 1 亿美元供其他人购买。汉密尔顿素以偶然会冒成败参半的风险，并能险胜而名闻遐迩。

一盏指示灯闪烁起来。是卡什来的电话。

“我们现在正在发售债券。伙计，想好没有？想不想买 1 千万？我觉得这种债券运气不错。咱们在这上面好好赚它一笔！”

“我要买 1 个亿。”当我缓慢而审慎地说出口时，喉头一阵发紧。

甚至连卡什听到这个数字也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只听见话筒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哇！”他让我足足等了五秒钟。

“买 1 个亿我们就不能照 99 算了。我们可以按 99 卖给你 5 千

万，但另外 5 千万，我们得按 99.20 算。”

我要是依了饶了他，我就不是人。

“听着，你我都知道市场上其他人都不喜欢这笔交易。我不过是碰巧喜欢上它了，但我只出价 99。要么按 99 的价格买 1 个亿，要么就一个子儿不买。”

“保罗，你不明白这些事的运作方法。如果你要买那么多债券，你必须得按时付款。”

卡什连哄带骗的腔调使我十分恼火。

“按 99 卖 1 个亿给我，要不然你就留着你那些蹩脚货吧。”

一时沉寂无声。然后，卡什开口说话了：“好吧，你赢了。我们以 99 的价格卖给你 1 亿美元新瑞典债券。”

放下电话听筒时，我的手直发抖。这是我有生以来经手的最大一笔买卖。顶着市场上其他人的不同意见，拿 1 亿美元打赌，使我不禁有点儿胆战心惊。我的脑海里幻想着种种可怕的后果。如果我们全盘皆错怎么办？倘若在随后的几分钟之内，我们损失了数十万美元怎么办？我们将如何向德琼先生解释此事呢？我们又怎样对把钱托付给我们的那些机构交代呢？

不能老这样想。我必须把这些假定推测从头脑里统统赶出去。我必须把我头脑中情绪化的胡乱猜测变成精确可靠的计算。我必须放松。我注意到自己紧握电话听筒的手指关节都泛白了。我强迫自己放开了手。

面前的几个指示灯都在闪烁。我抓起其中一个受话器。是克莱尔。

“我怎么跟你说的？十足的蹩脚货。你买了没有？”

“对，说实话，我们确实买了一些。”

“噢，不。”听起来她深表同情。“我们真的得对那个卡什提防着点。不过，如果你们还想再买一些的话，你们知道该买谁的。我们的价格是 98.90。”

“不了，谢谢。再见。”

这么说，洛桑-日内瓦银行已经在以低于 99 的原始售价出售债券了。但是，克莱尔曾提到过他们准备卖空他们没有的债券，以期今后再回购。怪不得他们的售价低。

我拿起另一个电话。

“你好，保罗，我是戴维。你们买了新瑞典债券吗？”

“买了一点。”

“噢，这种债券正在陡跌。我们正在递盘的价格是 98.75，以 98.80 的价格出售债券。我的客户们没一个喜欢它。”

噢，天哪。全都乱套了。价格正在暴跌。按买入价 98.75 算，我已经损失了 25 万美元。就这么认了？我想起一句老话，“减少损失，利润打滚。”接着，我又想起了另外一句话，“主意一定，切勿三心二意。”这话太有启发了。动动脑筋，保罗，好好动动脑筋。

又一条电话线信号灯闪烁起来。又是克莱尔。“看起来，这种债券的情况恐怕不妙。现在我们的出价是 98.50。到处都是抛售债券的人。这种债券看来只会下跌了。你想采取什么措施吗？”

98.50！现在我要赔 50 万美元啦。我内心里一个声音尖叫道：“抛！”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控制住了自己，以平静、嘶哑的声音回答道：“不，眼下不想采取任何措施，谢谢你。”

我往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卡什。

“这笔买卖是怎么回事？我原想你已经卖出大部分了吧？”我问道，勉强控制住自己的声音，没有叫喊起来。

“放松点，保罗。我们卖给日本市场 3 个亿。我们卖给你 1 个亿。我们卖给一个美国人 5 千万。我们从其他交易人手里买进了大约 5 千万。加起来一共 5 个亿。瞧，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了。”

我真想对他尖声大叫一通。我真想在电话里痛骂他一顿。但我没那样做。我只是轻声对他说了声“再见”。

我觉得受骗了，被出卖了。最糟糕的是我感觉自己愚蠢之极。

对于市场行情，谁都有可能判断错误。但是，只有傻瓜才会把1亿美元托付给卡什·卡拉汉。当这种债券的暴跌已经成为事实时，他竟然还不承认自己的谎言。我设法给身在东京的汉密尔顿打电话，但是找不到他。我让卡伦继续打电话，自己却苦思冥想，希望能想出个最佳方案，以便把这笔糟糕的交易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在此期间，我的整个身心全系于电话的另一端。我第一次抬起头来，看见戴比正在看着我。她一直在注视着发生的一切。那似乎始终挂在她嘴边的微笑已不见了踪影，满脸露出忧虑的神色。

“你刚才说的跳窗是什么意思？”我说，竭力使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她挤出一丝微笑，但随即又是满脸愁云。

“有什么主意吗？”我问道。

戴比眉峰紧蹙了片刻。我不该问她。解决这个问题无魔法可言，再说我也不该把这样一个大纛漏的责任推诿于她。然而，在她停顿不语的当儿，我发觉自己竟然希望她能指出一个我曾忽略了简单的解决方法。

“你可以抛售嘛。”她说道。

我是可以抛售。但要损失50万美元。很可能还会丢了工作。或者我干脆束手静坐，甘冒更大损失的风险。

我突然非常渴望来一杯咖啡，以帮助我思考，或者说至少让我手里握着点什么东西。我站起来，朝交易室一角走过去，那儿有一台咖啡机，供应“地道的”过滤咖啡。虽然这种咖啡的味道比速溶咖啡还要糟糕，但是所含咖啡因要浓些。我揪了一个按钮，拉了一下拉杆。什么也没有出来。我用手侧砰砰敲打着咖啡机，仍然毫无动静。我对准咖啡机底座狠狠踢了一脚，踢出了一个小凹痕，获得了几分发泄的快感，然后大步走向我的交易台。

想想看！如果卡什撒了谎——似乎十有八九是这样——那么肯定还有大量未售出的债券待售，所以价格一时也不会上涨。但

是，以 98.50 的价格，该债券现在的收益率是 9.49%，这比类似品级的任何其他欧洲债券的收益率都要高。价格迟早总是会反弹的。如果卡什是撒谎的话，我不应该抛，而是应该紧握不撒手。只要沉住气，耐下心来，我也许能够挽回损失，甚至还可能赚上一笔。

要是卡什没有撒谎呢？要是所有其他交易员全部错了呢？要是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真的已卖给日本 3 亿美元债券了呢？那样的话，一旦其他交易员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将被迫补进他们的空头，换句话说，就会买回他们不久以前卖空的债券。那时，价格将会直线上升。到那时，凡是现在有魄力，有胆量买下更多债券的人，都可能会发一笔大财。

这事我越琢磨越觉得卡什说的很可能是实话。我虽然不信任卡什，但我信得过汉密尔顿。如果汉密尔顿相信日本人会购买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新债券，那很可能他们已经买了。我如何分辨得出孰是孰非呢？

主意来了。虽然这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成功的话，报偿是相当可观的。我来不及与汉密尔顿切磋核实。要想成功的话，我现在就必须动手。

我打电话给卡什。在他接电话的一眨眼工夫间，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要是价格合适的话，我想再买 5 千万。”我的声音听起来如此沉着镇定，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卡什大笑起来：“这就对了，保罗！让咱们从中发笔财吧！请稍候。”

这话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推销员来说，债券卖得越多，所得佣金也就越多。不管怎么说，至少卡什可以赚一笔。真正的考验要等卡什查询后报出价格。如果仍有几千万债券待售，那么他就会马上回来报出一个便宜的价格。那样的话，我就得想法抛掉手中购买的债券。如果他们真的已售出所有债券，那他就会找出种种借

口，报出高价。

我等了大概只有1分钟，却好像过了10分钟似的。终于，卡什出现在电话的那一头。

“很抱歉，我们恐怕只能设法弄到1千万，而且价格只能按99算。”

从他的话音中听得出来，他以为以高于他的竞争对手的报价半个点的价格，提供少于我想购买数额的债券会遭到我的抗议。他想错了。我没有动怒。这是个机会，我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好吧，我出99的价格买1千万。”

我必须行动迅速。下一个电话是打给克莱尔的。

“你还急于抛售新瑞典债券吗？”我问道。

“噢，那当然啰。”她的声调显然很愉快。“我可以98.50的价格卖一些给你。”

“很好。我买2千万。”

我又打了两个电话，设法以98.60的价格又吃进了1千5百万。这样，我拥有的债券总数达到了1.45亿美元。于是，我坐下来静等。我虽然仍感到紧张，但这是猎手的紧张，而决非被猎者的惶恐。

这种紧张没有持续多久。不出两分钟时间，指示灯便接二连三地闪烁起来，交易员纷纷出价买债券。他们的出价从98.60升到98.75，又升到98.90。这时，戴维·巴勒特来电话了。

“我愿出99.10买2千万那些瑞典债券。”他说。

“对于这样一种前景不怎么样的债券来说，这个出价可够高的。”我取笑他说，抑制不住声音中的异常欣快感。

“这事挺滑稽的，”他说。“起先，价格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跌了下去。然后，有人在什么地方买进了一些债券。打那以后，交易员们便一直在抢着补进他们的空头，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债券。这样，他们就把价格抬上去了。最有趣的是我的几个英国客户，他们

已经袖手旁观了一个月，却突然脑子发热要买这种债券。他们认为这种债券有价值，而且其飞涨的价格使他们唯恐在整个市场上错过一次升值的机会。”

我卖给戴维 2 千万美元债券，在那天剩余的时间里又抛出了 7 千 5 百万美元。特别是克莱尔，一直在乞求不止。洛桑-日内瓦银行在那种债券上损失惨重。我决定留下 5 千万美元，理由是在今后的一两个星期内，它也许还会进一步升值，同时，我还卖掉了一些其他债券，以筹措现金准备吃进。我计算了一下总收益。那一天，我实现利润近 40 万美元，余下的 5 千万美元上还可以再得 30 万美元利润。

我猛地往椅背上一靠，感到精疲力尽。我好像体力上已经彻底垮了。过去几小时里的紧张、兴奋和大汗已经使我浑身瘫软。但是，我的买卖成功了，而且是巨大的成功。无论汉密尔顿会说什么，他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对付市场并赢得市场是股什么滋味。这滋味感觉还不错。我已向自己证明，我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员，一名出类拔萃的交易员。我希望我也向汉密尔顿证明了这一点。

“行了，瞧你美滋滋的样子。”戴比打断了我的思绪。“要是哪天下午，你还有靠卖弄小聪明获得成功机会的话，跟我说一声。我敢肯定二手轿车生意对于你这样的聪明人来说会有赚头的。对了，你怎么不请我喝一杯啊？”

“怎么老要我买酒请客呢？难道公司不付你薪水啊？”我说着穿上了外套。

我想起一件事。“等一等，我得再打个电话。”

我拨了帝国饭店的号码。当我要求接通汉密尔顿·麦肯齐的房间电话时，接线员告诉我他已留下口信，特意关照请勿打扰。我对这人的沉着冷静感到惊叹不已。这么大一笔钱生死未卜，他却故意采取回避措施，不愿得知结果。这只能说明他非常信任我，让我

独自一人处理这笔交易。如往常一样，他是正确的。

我仍然沾沾自喜，满面春风。我关掉机器，跟着戴比向电梯口走去，留下杰夫依然埋头于他的统计报表之中。

第 二 章

火车摇摇晃晃，缓缓地停在了伦敦大火纪念塔站。大约有四分之一旅客默默地站起身来，择路穿过车厢移向车门口。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下车踏上月台，走上不长一段楼梯，穿过检票口，出站走进了7月的阳光里。公司职员在那儿各奔东西，又碰上从伦敦桥上乱哄哄拥下来的更大的人群。我加入到走上格雷斯教堂大街的人流中，朝着位于毕晓普斯门大街的办公室走去。几个走错路的人与正在前进的人群逆向而行，拼命推挤着朝街另一头走去。他们由于鲁莽而被人们推来推去。自从“大爆炸”改革^①以来，上班族们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因为推销员、交易员和结算人员都想尽力做到自己不是最后一个到达交易台上与东京，或者澳大利亚，或者巴林通话的人。

尽管这支大军的目的似乎是一致的，即去工作，去赚钱，但是作为个体，不论男女，又都有着各自的担心、忧虑和责任。有时候，我会冲进拥挤的人群中，急切地想立即到达我的交易台，马上解决头天夜里使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问题。有时候，我会步履拖沓，任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因为我想拖延与前一天的坏交易进行不可规避的对抗。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随着人流移动，头脑仍然昏昏沉沉，不知那天要做什么事，直到坐下来，手中端了杯咖啡，脑子才清醒过来。

^① 指伦敦证券交易所1986年12月的改革，内容包括取消固定回扣、依靠计算机信息来控制市场等。